

蒙昧中的智慧

——中国巫术

臧振 著

华夏出版社

蒙昧中的智慧

——中国巫术

臧 振 著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臧振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4年.6

ISBN 7-5080-0300-4

I. 蒙… II. 臧… III. 巫术—中国—研究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65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6千字 插页2

1994年6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6.20元

叙 言

二十年前的一段经历，使我改变了对于巫术的看法，并且开始从历史和文化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巫术。

那是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山村。群山环抱，幽静异常。从公社所在地到村子得走三小时。在峡谷中走两个小时，翻过一座山，再在变幻莫测的沟壑山梁间转悠一小时，就到了这小村。

一天傍晚，有人悄悄告诉我，S（请谅解我不得不用洋字码代表这位土著）家孩子病得不轻，请来了巫神。

“能去看么？”

“不能！出了事怪到你头上就麻烦了。”

由于命运之神奇妙的安排，我在一年前成了这小村的常客。人们对我满肚子的文化水和太阳比地球大之类的奇谈怪论存有戒心。这使我难于接近他们生活中的神秘部分。

天黑以后，按捺不住好奇心，我轻轻来到S家门外。不能看，只好听。听见了呻吟，喃喃自语；后来就唱，厉声呵斥。唱的什么，一句也听不清。麻纸糊的窗棂上，不时晃动着巫师的身影。

第二天，听说孩子病好了。几天后，孩子又可以从几十米深的山沟里往家里担水了。

我很想拜访巫师，问他究竟怎么治的病，但人们不告诉我巫师是谁。我想：迟早我要弄清这事。

我问S：为什么不请医生？S长叹一声，什么也没说。留给我的，又是一个谜。

后来，见闻多了，我渐渐悟出一些道理。本地医院的医生，对这些贫穷无知的山民，多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七十年代初，落实毛泽东主席“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省城下放来一批医生。贫下中农含着泪，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这些医生的医术、态度确实都比原先的医生好。后来渐渐听说，这些人大多是“牛鬼蛇神”：有早年开个体诊所，被定为“资本家”的，有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的，有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的，有五十年代的“右派”，有“文化革命”初揪出来的“三反分子”。山民们当然不嫌弃他们。然而要求他们跋涉三十里路到山村治病也不现实。一次，一个医生对病人家属的哀求动了感情，背上药箱出发了。急匆匆走了二十里，爬上一架山梁，喘得快断气了，一屁股坐下来，再也不走了。病人家属哭着跪下，说我背您走。她没有同意。她无法越过这道关！不说男女之大防，不说山路的崎岖；这一背，出不了五分钟，医生那洁白的肉体就会被饥饿的虱子咬出成片的血斑，咬得她无法宁静、无法忍受。她总算沿着山路爬了回来。对她来说，今天已创了奇迹：在这陌生的山谷里跋涉四十多里——半个马拉松！真不简单！

与本地医生冷若冰霜的面孔和外地医生的窝囊形成鲜明对照，巫师却调动他身上所能表达出来的全部感情，调动每一根肌肉纤维所能显示的力量，同想象中的恶魔进行着拼死的搏斗。哭着，笑着，雷劈电闪般地动作，声色俱厉地呵斥。当巫

师浑身淌着热汗时，病员也感受到自己生命之泉的流淌、飞溅，直到形成滚滚洪流，令他重新站立起来。有时候，法术不灵的时候，巫师不惜让自己头破血流！病人家属就在旁边，目睹神与恶魔的这场鏖战。他们对巫师的感激之情发自内心。他们拿出自己能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有时候是全村凑来的，几斤小麦、几颗鸡蛋，连夜磨成面粉，让极度劳累的巫师饱餐一顿。在那个年代，也许这就是巫师一夜搏战的全部报酬；他同时还得担心，这件事会不会传出去，被掌握着现代科学的医院和受过文化教育的政府官员知道。巫师赢得的是处于文盲状态的村民们的尊敬，同时自己也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他并不计较报酬。如果计较，那么他的观念与村民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就不是自己人。他怎么能竭尽全力，神又怎么能佑助他呢？

在后来的研究中，我知道我这里遇到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巫术。这段经历使我改变了对于巫术的看法，也使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与巫术有关的许多事情。应该承认，我们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了解得很肤浅，而且在观点和方法上，也大有反思的必要。

当然，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只谈巫术。完成了对巫术这种文化现象的剖视，然后才能进而涉及其他。

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巫术。然后，我们追踪它的源流，漫步巫术世界。最后，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在中国，巫术能长期流行；为了未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目 录

叙言.....	(1)
第一章 巫术辩白.....	(1)
巫术的产生(1)——巫术的仪式(2)——巫术的思想基础(3)——巫术与宗教(4)——巫术与占卜(6)——巫术与禁忌(7)	
第二章 早期巫术	(10)
第一节 上古——“一家为巫史”	(10)
图腾与巫术(11)——佻族巫歌——“司冈里”(13)——佻族巫术——砍牛尾巴(14)——猎头祭谷(15)	
第二节 颛顼——“绝地天通”	(17)
原始宗教形成概说(17)——纳西族祭天仪式中的巫术(18)——“绝地天通”(19)	
第三节 夏启——《九辩》、《九歌》.....	(20)
夏人巫书——《山海经》(21)——巫师形象(22)——巫术常识(23)——巫歌片断(25)——巫师事迹(27)——夏启乞雨(29)	
第四节 商汤——祷于桑林	(31)
汤的德行(31)——桑林之祷(32)——焚巫求雨(33)——歌舞求雨(34)——“射天”(35)——“射籍”(36)	
第五节 西周——巫师式微	(37)
《周礼》中的巫师(37)——“六祈”(38)——司巫、男巫、女	

巫(39)——求南巫歌——《云汉》(41)

第六节 春秋——盟诅大盛 (43)

王权衰落,巫术再起(43)——诅祝与司盟(44)——春秋会盟(45)——诅咒(46)——侯马盟书(47)

第七节 战国——艺术奇葩 (48)

楚巫“真言”,重见天日(48)——帛书试读(50)——楚帛画(54)——“楚辞”的产生(54)——楚辞与巫术(56)——巫术与文艺(58)

第三章 寻求理论 (60)

关于巫术的理论(61)——“五行”起源(63)——“八卦”的诞生(66)——“阴阳”的形成(67)——《洪范》五行(68)——《管子》五行(70)——《易传》八卦(73)——邹衍的阴阳五行(76)

第四章 巫术向儒学的渗透 (81)

董子乞雨术(81)——董子止雨法(84)——董子养身术(84)——董子治国法(87)——董子委曲(88)

第五章 巫术对佛教的影响 (91)

佛学的巫术化(91)——佛经咒语(93)——经咒奇功(95)

第六章 道家对巫术的利用 (99)

第一节 入山 (100)

择时日(100)——禁老魅(102)——遁甲(102)——禹步(105)——呼山精(105)——避蛇(106)——避虎(108)——却水害(108)——入山符(110)

第二节 防身 (111)

防强盗法(112)——避五兵(113)——脱桎梏(114)——霹雳术与巫术(114)

第三节 长生不老 (116)

长生术与巫术(116)——思玄守一(117)——养生禁

	忌(118)——吐纳、胎息(120)——绝谷、还精(121)——服 药长生的道理(122)——长生不老药(123)	
第四节	炼金炼丹	(126)
	炼金原因(126)——炼金依据(127)——炼金禁忌(127) ——炼丹禁忌(128)——炼金术(129)——用金 法(130)——炼丹术及用法(131)	
第七章	中医与巫术的杂糅	(134)
	从髻到醫(134)——《素问》与巫理(135)——窠臼难 出(139)——祈禳——医、巫兼用(140)——起居宜忌—— 医、巫混合(145)	
第八章	求雨	(148)
	早期求雨术(149)——阴阳五行法(150)——先天八卦 法(153)	
第九章	厌胜	(160)
	玉器(160)——香料(164)——桃木(165)——符书(167) ——送死厌胜(170)——巫蛊(174)——逐鬼魅(176)—— 杂厌胜(177)	
第十章	禁忌与涓吉	(180)
	禁忌(180)——涓吉(183)	
第十一章	神道设教	(194)
	鬼神世界(195)——诸神缘起(198)	
第十二章	回到山乡	(206)
小结		(216)

第一章 巫术辩白

人们对巫术的误解实在是太多了。人们往往把巫术与骗术联在一起,与“捣鬼”混为一谈,与迷信、妖妄作同义词用;把巫术看作宗教,看作与科学完全对立的事物,如此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为巫术正名,说明什么是巫术。

巫术的产生 巫术是上古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生活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的原始人,在采集、渔猎、栽培、畜养的过程中,在钻燧取火、构木为巢时,在与丛林草莽、长蛇猛兽、瘴疠瘟疫的搏斗中,不时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灾祸。人类自身的生产,人与人的交往,也会有各种难以控制的情况:妊娠、分娩中的痛苦和危险,失恋、争宠时的忧愁与恼怒,部族冲突中的胜负生死……当原始人与自然斗争的经验、技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当事情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愿望大受挫折的时候,强烈的欲求使他感情汹涌,于是他攥紧了拳头,向想象中的敌人打去,或者把身边的陶罐砸个粉碎,或者把手中的木棍一折两段,同时发出愤怒的咒骂以求发泄怒火,或者号啕大哭,高举双臂,猛烈振动……其中有一次,与这一系列行为同时,敌人倒霉了,矛盾解决了,目的达到了。于是聪明的原始人认真地回忆这次成功的每一个细节:陶罐的形制,木料的品种,咒语的内容,动作的顺序……他们相信只要完整地重复这

一套动作,就能取得类似的效果。如果没有达到目的,那是仪式不周或咒语有误,或者是遇到了力量更为强大的反巫术。总之,他们绝不怀疑巫术本身。

弄清楚这一系列仪式、动作、语言,将它固定成套并令众人相信它具有实际功能的人,必定是部落中的智者。他将此法教给本族中可靠的人,世代相传,使法术在多次的成功中罩上神性。在智者自己,他也认为这法术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发现,是神灵的启示。

巫术的仪式 从巫术的产生可以看出,巫术一定要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否则就会失灵。不过在较早的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巫术是比较简单的;一族之中,几乎人人都可以操作,没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过场。如狩猎前的仪式,宰杀前的厌劾术,往往十分简单。在稍晚些时候,由于乞吁的目的逐渐复杂,法术一再失灵,巫术变得复杂,只能由少数善于表达并有资格掌握法术的人来实施了。

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种巫术。这些巫术有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一是声音,有特定的咒语:命令、乞吁、比喻或诱惑;二是仪式,特定的用以渲染神秘气氛的过场;三是道具,用以象征神力和代表目的物的物件;四是情绪,为感染被施对象,施术者一定要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激情。巫师们常常使用奇怪的声调念唱咒语。费解的咒语是无须翻译的,咒语的神力是众所周知的。有的巫术怕被外人掌握,它们的咒语就不能说出声音,只能“念念有词”。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会巫术主要是会咒语。咒语成为巫术的关键。咒语绝非一般语言,其作用力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巫术的核心是情绪的调动。在旁观者看来,巫师好像盛怒的天神,凶猛地与想象中的敌对力量搏斗;一个象征敌

方的器物，在情绪的高潮中被毁坏；在类似癫狂的状态中，无论是恨的发泄，还是爱的乞吁，都充分地表达了。仪式结束，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而巫术中得到的胜利的信念则不会消失：诅咒或愿望都已向目的物奔去。

巫术的思想基础 原始人认为自己能控制灾祸，这基于他们那物我一体的世界观。我们从客观上看，人的认识史是从与人类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大自然的支配下开始的。但在初民们主观上看，那狭小的环境是他们十分熟悉的，是与他们融为一体的。他们还不能把自己的群体与朦胧一片的自然界分解开来，不能把个体与群体分解开来。与自己一样，其他的人、死去的人、梦中的人、山林川泽、动物植物，甚至一些看不见的存在物，都有“灵”，都通过一种弥漫于万物的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发现并掌握与这种神秘力量交感的渠道，可以通过它达到与任何存在物的互相渗透，也可以通过它实现对任何事物的“灵”的控制。因此，人的思想是万能的。

现代人把不符合逻辑的思想称为错觉，人们力图摒弃错觉而使自己的认识合于客观实在。初民则相反，初民的思维充满神秘感。为了实现与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交往，他们追寻错觉，把它当作真实。与神秘力量的交往远比与现实交往重要。因此，幻觉的启示、梦境的联想、癫狂者的语言远比清醒的判断更有价值。因此，他们可以把今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物看作同一、共生关系或因果关系，把偶然的联系看作必然的联系，把非本质的联系看作本质的联系，比如某器物的损坏等于某人的死亡，踩了影子等于踩着本人等等。

原始人追寻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感知事物间的神秘联系，为的是以自己的意志去影响它。他们对自己的意志有充分的

自信。而表达这一意志的方法，便是巫术。巫术是原始人心中影响和改造外界的最有力的方法。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发现，把巫术称之为骗术是多么武断和肤浅。相反地，应该指出，巫术是过去时代人们同自然和社会斗争的一种形式。要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怎样同大自然、同敌对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不能不了解巫术。

巫术与宗教 巫术不是宗教。原始宗教也不是由巫术发展来的。为说清这一点，我们先谈谈原始宗教的形成。原始宗教是上古思维活动分化的产物，它源于对自然界的万物有灵观和对自身起源的图腾观念。但万物有灵与图腾观念还不是宗教。当人们把神秘的对象想象成“神”并对它们产生虔敬之情：祭祀、祈祷和崇拜它们，这才是宗教。宗教是在社会开始发生阶级分化的时候发生的。在这个阶段，人们不仅发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区别，也发现自身与群体的区别。他们那物我一体、思想万能的世界观开始崩溃，他们发现自己的渺小并不得不屈服于大自然和家族首长。这时候，万物有灵发展为自然神崇拜，图腾观念发展为祖先崇拜，原始宗教宣告诞生。原始宗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精神需求提高的产物。在思想万能时代，人是没有孤独感的。当人们开始认识自我时，同时也就预伏了他们的孤独感和精神空缺的到来。现实迫使他产生与他人的对立，对真理、自然、生活，都产生失望，这时候，他就迫切想望一个理想的人群，一个理想的世界。宗教满足了这一点。神是这个理想的人群和理想世界的集中体现。神无处不在，而有共同信仰的人们又都聚集到神的膝下，于是，精神上的空缺得到弥补。原始宗教，就在人类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的时刻应运而生。超乎个体、超乎群体之上的神，从不幸的

人们头脑中调动起神圣的念头，调动起全部热情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它令人振作，积极面对冷酷的现实；它用永生的信念、用神圣的偶像、用群体的力量，慰藉那些在情感失落中可能失去理智的人，挽救那些因失望、灰心、恐惧而不愿意生活下去的人；它将悲观转化为乐观，将可能的瓦解变成牢固的凝聚。就这个意义说，原始宗教拯救着人类。

现在我们可以把巫术与宗教作一比较。

它们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源于原始思维的万物有灵观，都要解决那些基于实践经验的可靠手段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与人们的情感受到刺激有关并能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都借助仪式达到与超自然力量的交往，都有严格的传统和一定的组织。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思想基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不同的历史地位。早在宗教产生之前就有了巫术，宗教产生之后也没有取代巫术。巫术流行在保留着思想万能的世界观的领域，宗教流行在人们发现自己渺小的地方。巫术建立在人类自信心的基础上，宗教建立在人们丧失自信心的地方；巫术借助人自身的力量同敌对力量抗争，宗教拜倒在超自然力量膝下；巫术的精神是斗争，宗教的精神是崇拜。巫术是实用的技术，它要达到的目的是具体的，宗教寄希望于神灵，因而不直接达到目的；巫术的目的简单明白，宗教则是对整个未来幸福的追求；巫术是切近的追求，宗教是高远的信仰、理想的追求；巫术提供给人现成的勇气，宗教则启示给人们以广义的真理。巫术与科学有类似之处，它同科学一样，是用人力去谋求实现，它有一套特殊的技术，而且可以在实践中修改技术以至于较为接近客观规律。当然，它也经不起科学的推敲，以至在文明发展的时代逐渐没落，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被

科学取代。宗教则不需要科学的推究，它的任务是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凡有精神空虚的地方就有宗教存在的余地，因此，即使在科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宗教仍然流行。

站在当代文明的高度，会觉得巫术十分粗浅。然而若无巫术，处在原始状态的人们将无力战胜那无数的困难。巫术的权威，巫术的信仰，给原始人以痴情的期望，以乐观和勇气。就此而言，巫术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它成为下层民众生存斗争的一种武器，也不时被上层集团中的部分人，作为维护统治或争权夺利的工具。在中国，由于宗教未能有充分的发育，巫术拥有比宗教发达的国家丰富得多的形态和重要得多的影响。

这里附带说说巫术与科学的关系。

在宗教盛行的国度，宗教曾经充当过扼杀、压抑科学的角色；而巫术则不妨碍科学的发展。这也许是古代中国科学相当发达的原因。巫术与科学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内活动。巫术从来不用在人们可以做到的领域内，不用来代替人们应当做的工作。比如人们施行了乞雨术，不等于拒绝浇水；施行了驱病术，也不拒绝服药。只是在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在危险的场合，在偶然性太大的场合，人们才诉诸巫术。因此，巫术与科学绝不是互相对立的概念。巫术比宗教更接近于科学。某些科学正是在巫术的启示下产生甚至直接由古代巫术发展而来。

巫术与占卜 在中国，占卜术十分发达。据记载，有易占、筮法、龟卜、占梦、风角、鸟情、遁甲、六壬、太乙、九宫、星占、行年、押字、扶乩、骨相、手相等数十种占卜算命方法。

人们都希望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成功的保证，或对未来

的灾祸有思想准备。没有任何事物比掌握自己的命运，预知事情的吉凶更能吸引人了。然而社会生活的复杂又使得人的遭际成为最难以预测的问题。于是古往今来，无数聪明人在这方面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其中不乏深邃的思想家、杰出的战略家。因此，把占卜术士一概称之为“骗子”是不妥当的。同样，把占卜术与“迷信”等同也不准确。凡对某人或某事，不问究竟，盲目听从，都叫做迷信。占卜与迷信是两个概念。由于对命运的关切，人们特别容易陷入对占卜的迷信。对占卜的迷信应该破除。对任何人或事物的迷信都应该破除。但破除迷信，不等于破除人或事物本身。相反地，应该深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指出它的荒谬，发现它的合理成分，才不至于空喊破除而使它变得更加神秘。

占卜是不是巫术呢？严格说来，它不是巫术。虽然占卜也是人们力图控制命运的一种努力，但它不包括付诸实施和直接达到目的，它只负责了解命运。一个人在听信了占卜术士的预言之后，他可能采用巫术来避祸求福，也可能采取科学的方法去行动，而这就与巫术无缘了。

占卜与宗教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也不是宗教。它介于宗教和巫术之间，担负着指示迷津的责任。由于宗教的不发达，在中国，某些地方的算命先生几乎充当着牧师的角色，指导人们如何去行动。然而，为了混一碗饭吃，算命先生往往故弄玄虚和武断，甚而至于敲诈勒索，这就使他们背上了骗子的恶名。相对说来，要求立即达到现实目的的巫师们，就要诚恳得多。

巫术与禁忌 在各种形式的原始观念中，与巫术最为近似的是禁忌。禁忌与巫术一样，展现出先民同大自然斗争的英

勇顽强精神。为了生存，原始人不断探索生、老、病、死、狩猎成败及各种灾祸的原因。他们凭借直觉，凭借灵感，在无数次经验中，认定了某种行为会招致不测的灾祸，他们便不再去触犯它。也许这种直觉灵感的认定反映了某些客观规律，也许纯属错觉。不论如何，一旦这种认识与那弥漫于宇宙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就成为禁忌，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多禁规，虽然其主旨已不清楚，但人们仍严格遵守。总的看来，禁忌的目的不外乎防止内部争斗、保证生产正常、保护妇女儿童、防止疾病、防止魔鬼伤害、保护首领等等。这些禁规之所以称为“禁忌”，是因为遵守禁规的人随时可能有犯禁的欲望，但深信破坏禁制将有可怕的后果，没有人敢于违犯它。还有些禁忌好象瘟疫，可以传播。例如接触了秽物的人也成为不可接触者；忌讳某物，也连带忌讳与之联系的类似事物；不能说出某个名称，也不能说与这个名称类似的声音……因此，禁忌往往带来极度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就在这些不可超越的力量面前，一代又一代，忍受了若干万年。

禁忌有浓厚的盲目性，但这种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在同严酷的大自然斗争中，原始人表现出惊人的忍受力；为了追求生存的自由，他们忍受着极端的不自由。这里反映出先民坚强无比的品格，是令人惊叹崇敬的。随着文化的进展，一部分禁忌在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牢固的基础，成为习俗或法律；一部分被改造为原始宗教的禁规；一部分随着“魔力”性能的改变而消失。

禁忌种类繁多。例如图腾物的名称、祖先的名称、国王的缺陷、本人的字号、与疾病相关的事物，都应避免涉及；与死亡相关的词语：尸体、棺材，都有各种忌讳。在原始人群中，没有